

无敌太阳神¹

太阳片片剥落。餐厅开着的时候，那些沉重的步伐让一切陷入震动，石灰就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太阳中心悬下枝形吊灯的电线，灯是民主德国时期的样式。一根根黄铜棒从一条中轴伸展开来，在每个底端，乳白色的玻璃漏斗一直罩到白炽灯尖，一个个状似丰饶之角²，散发着光芒，模拟太阳。那上面的石膏太阳只剩下一半。每次吃饭，石膏屑纷纷扬扬地掉落下来，曾经就有一小片落到了一位病人的汤里，从那以后，人们重新排放了桌子，中央的那块地方就空了出来。每次用餐结束，那里都会有白色碎屑留在铺着漆布的地面上，一层细粉，有时候大一点的碎块，每次用餐结束，房间都得擦干净。

这座宫殿无足轻重并且日渐破落。它不属于某个国王，而是座伯爵庄园，曾有一阵子，它被标价一马克出售。因为找不到私人投资方，政府就在那里建了一个疗养院。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拖延和行政决议一下子的匆忙，我们凑合着暂时搬进了这幢亟需修缮的建筑里。翻新工程将会是一场精细的修复，这只有等援助资金批下来的时候才能启动。在那之前，这里颇具鬼堡的魅力，荒芜，遍布蜘蛛网，仿佛遭了诅咒。像我这样从西面³过来的住户，可能会兴致盎然地谈起浪漫派、现成的电影布景和看得见的昔日光景，这些东西在我们那儿已被尽力清理，要么过于简单地重建，要么彻底地清除。像我这样从西面过来的住户，在这变革时期走了运，因为在这些新的联邦州忽然出现了空缺的职位。

这个国家的东部有这样的规定，将可动用的宫殿、地主宅院、城堡、伯爵狩猎行宫改建成疗养院、精神病院、养老院和监狱来使用。在西部也有所谓的特殊居民住在巴洛克宫殿和修道院里，因为这很实用，因为这些人必须得到安置，要不然这些房屋就会闲置。在东部，这么做却并非仅仅出于这样的实用性考虑，而是出于原则。高的须得变低，封建的须得变得无产，美丽的须得变得平庸，高雅的须得人尽可用。

我们的宫殿在二战中曾被用作野战医院，然后又被当成强制劳工的宿舍、材料仓库和化学实验室。现在它是大转折⁴后扩建的心理诊所的一部分。病例数量暂时没有上升。但这些人分配到了更多的空间。他们不必再住十人铺的宿舍。他们被允许出现在其他人的意识中。人们允许他们存在。

病人们被安置于附属建筑也即当年的骑士住所中。在那里，窗户被安上了栅栏，装修更为简陋。宫殿里是休息室和治疗间，这里住着医生，而曾经的宴会厅则被改造成了健身房。

许多病人有着令人抓狂的癖好，或者一进来就开始染上这类恶习。他们用指甲慢慢地将窗框上的油漆刮下来，他们刮损地板上的漆布，因为他们牢牢地夹坐在椅子上，一整天缓慢而固执地从房间的一头骑到另一头。只消几个月，他们就能完成岁月之齿在漫长的时光里所啃噬的。他们加速了衰落，时间的力量仿佛全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仿佛拥有多重生命，这些生命为了一条离开这窄仄躯体的出路

¹ 原文为拉丁语 Sol invitus。Sol 索尔即为太阳神。

² 丰饶之角：哺乳了宙斯的山羊的角，后来脱落并装满了果子和鲜花，象征丰富。

³ 即西德，联邦德国。

⁴ 指两德统一。

而相互扭打；平时，破坏的能量毫不起眼地持续工作着，此刻却仿佛从病人身上源源不断地积聚迸出，失控、荒唐、一反常规。

太阳透过积尘的窗户照进餐厅。那些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它们犁出灰暗的沟壑，这些沟壑起先并不起眼，好像年迈在一夜之间入住，变成了某种东西，不可逆转地定居下来：一种无法从身体内找回的过往。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付在光天化日下出现的那种情况，那种绕不过去的情况，为了躲避它，我们在夜里逃入梦境和妄想。光线照到的时候，病人们就眯起眼睛，紧闭双目，低下头去。我们的职责就是去处理那种情况，平日里，日常生活像云层一样仁慈地将它遮蔽。

太阳把厚壁的白色餐具照得闪闪发光，P先生立即把袖口拉过鱼际⁵，开始去擦拭自己杯子上反光的地方。

杯子与杯碟互相摩擦的沉闷咔嚓声，刀叉与盘子相互摩擦的刺耳歌唱。

治愈——治好什么？治好日出和日落么，治好那道光线么，它清晨从东窗照在桌面上，完成它固定不变的圆周运动，傍晚从西面照进来，如此宿命般地、清醒地、不可避开地照进来？

它在大厅转一个圈，照亮那些施普拉卡特⁶桌子和简单的座位、那些模糊的镜子，镜子被安装在窗户间，能把人弄糊涂，如果朝同一个方向看去，既能望见屋外，也能看到屋内：几段杂草丛生的黄杨树篱、无人修剪的草坪、荒芜的紫杉金字塔形树冠。几辆上菜小推车，上面堆着用过的疗养院餐具，由软弱无力的胳膊匆匆推过。

我躺在值班房的床上。走廊里的冰箱隆隆作响，地板在颤动。细微的振动传递到床架上，让我感觉触电一般，让我像满月一样清醒着。我开着床头灯，上面罩着仿亚麻布的塑料灯罩。就算我不动，我那仿佛出自修道院的床也嘎嘎作响，连同它那高高的、配有雕饰的床头，僵硬的床垫弹簧和梨木的贴面板。床的四面嵌着漆黑的边框，就好像我睡在自己的讣告中。

我的窗开着。病房电视机的声音从辅楼传出，响彻公园。大有通过音量的最大化来平衡劣质画面的势头。我也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它接收起信号来不是很理想，同时播放好几个节目，阴影、剪影和模糊不清通过前景中的一个节目倏忽闪过。背景中的节目有时候会清晰一些，这时候其他的节目就会难以辨认。病人们因此常常敲打电视机，发出很大的噪音。民事服役者一次次地被派到屋顶上去校准天线和调节图像。虽然效果非常有限，但是病人们会安静一阵子，他们感到专门有人来为他们服务，关心他们，做了些事。

夜晚因为梦境而彼此不同。白昼却都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夜晚又降临了。我穿上鞋，在睡衣外套上白大褂。

夜里我至少会起床一次，鬼魅般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我开灯关灯，为避免发出声音而小心地踮起脚尖走路。一种痛苦的不安折磨着我。就好像我不得不追查停

⁵ 大拇指根部掌上突出的肌肉

⁶ 在东德发明并盛极一时的一种仿木胶合板，由 Sprelacart 公司生产。该公司名字源于施普伦贝格（Spremberg）、胶合（Laminat）与纸板（Carton）前几个字母组合。

留在这些屋子里的那种残疾。一种我无法领会的残疾，但是自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把领会这种残疾视为我的职责。

图书馆的水晶枝形吊灯是为数不多的几件存货清单上的动产之一，它经历了战火、占领、劫掠以及大甩卖仍然毫发无伤地幸存了下来。收藏的花瓶是后来才搬进来并且被遗忘了的。宫殿里原有的名贵家具、软垫椅、洛可可餐柜、大理石桌和嵌花木橱现在都在俄国。整夜我想象着这些缺失了的部分，有种单调和虚假的感觉，这让现有的东西变得廉价。

我绕了一圈，回到我的房间，把白大褂挂在门页的钩子上，把鞋子放到床底下，重新躺下。

这里的空气中常常夹杂一种霉菌味；人们至今避免把地毯扯掉，去检查下面是否已经长出霉斑。人们不能简单替换掉地毯，而应该把它们拿走进行修葺。霉菌味在嘴巴里变成了一种腐烂的味道。好像这座宫殿在我口腔里崩塌，好像我越提及它，就会有越多纷纷扬扬的灰泥、太阳碎片、石膏粉末崩落下来。我晚上磨牙。我睡得不好。

外面日升日落。宫殿里的各类圆形雕饰逐渐朽落。石膏玫瑰花饰消失了、曙光女神的天顶画坍塌了，野草侵蚀了光鲜铺就的公园中轴线。外面日升日落，而我们所有的仿作却不能永恒存在。失败的太阳们、沉落的太阳们——宫殿里到处都聚积着凡间的残余，悬在通往餐厅各个入口之上的变暗了的灰色椴木太阳，曾经漆金现已掉色的门把手，磨损了的太阳，变得模糊的太阳，尤其是在充斥着霉味的病院祈祷室里那些失去了光泽的太阳复制品，它们围绕着布道台，因为空气中炭黑、潮湿的呼吸而几乎变黑了，它作为暗色的人类涂层覆盖了光芒，减弱了火焰，使得那火焰如此黯淡，以致人们可以裸眼望向它而不必遭受损伤，当然，也不会燃起激情。

太阳船、太阳碎块、巴洛克太阳。它们那围绕祭坛的滤过的光芒，它们那出自幻想的云端的阴影之光；它们把通常在自己内部跳舞的尘灰抽取到表面，用它们把自己遮盖：一副柔软灰色的伪装，好让自己尽可能同凡间之物相称。

外面日升日落。下班后疲惫地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我问自己，哪里是外面。门房山墙上，神的一只石眼在三角形中监视着我的进出。

我常常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病人待在这里。（我想，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当人们不得不确认只是所处的地位与所拥有的权力才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人格形象，当人们不得不承认，我应感谢神秘的天意，它让我而不是其他人穿上了这件白大褂，这些时候，差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摘自：小说《太阳的位置》，苏尔坎普出版社，2013年 柏林。